



# 拉斯普京小说选

当代外国文学

封面设计：张森

**拉斯普京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39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0 $\frac{7}{8}$  插页2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2,000

书号10208·81

定价1.55元

## 目 录

- 告别马焦拉·····王乃倬 沈 治 石国雄译 ( 1 )  
最后的期限 ······俞 虹译 (271)  
给玛丽娅借钱 ······冯明霞 马肇元译 (519)





## 告 别 马 焦 拉

王乃倬 沈 治 石国雄译

ВАЛЕНТИН РАСПУТИН

ПРОЩАНИЕ С МАТЕРЬЮ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ОК» 1976, № 10, 11

春去春来无穷尽，春天又来了。但是，对于有着同一个名字的岛和村——马焦拉岛和马焦拉村——来说，这却是最后一个春天了。解冻的冰又一次在岸边乱纷纷堆起巨大的冰块，随即轰轰地响着，急速漂流而去。安加拉河挣脱了冰甲，展开了浩荡闪光的洪流。马焦拉岛靠上游的岬角边，河水又活跃喧闹起来，它冲上滩头，又向两旁横溢开去。大地和树木又喷吐出绿芽，又已洒下了几场春雨，飞来了雨燕和家燕，每到傍晚，沼泽地里苏醒了青蛙就阁阁地叫起来，表达着对生活的爱恋。这一切反复过许多次了，马焦拉也许多次经受大自然的变化了，它一天也不落后于时令，也从不超越时令。是的，现在菜园里又栽种了蔬菜，但已不是所有的菜园了：有三户人家秋天就已搬走，分别进了不同的城市；另有三家则离开村子更早，在证明传闻属实之后的头几年就走了。和往年一样，现在也播下了种子，但也不是所有的耕地上都播种了：河那边的耕地上没播，仅仅在这边，在岛上播了，离得近一点。今年大家在菜园里种土豆、胡萝卜，也不是同时动手的，而是谁碰上什么时候有空儿就什么时候种。许多人现在有两个家，一家人也分成了两半，隔山隔水的相距整整十五公里。马焦拉还是那个马焦拉，但也不同以往了：房屋都仍在原地，只有一座小木房和一处澡堂

拆掉当柴烧了；一切暂时还都活着，还都动着呢，依然有鸡啼、牛叫、犬吠。然而村子却凋零了，显然象一棵被贴根砍断的树一般凋零了，断了根了，村子脱离了习惯的轨道。一切都在原地，可一切又已面目全非：荨麻更稠密、更放肆地蔓延开来，那些空屋上的窗户死气沉沉的，而且院门大敞着——遵照风俗，人们一次次地关好，但有什么魔鬼却又一次次地把它们打开，让风更强劲地穿过院落，刮得东西吱吱扭扭，乒乒乓乓。处处的板墙和篱笆都歪了，畜栏、谷仓、凉棚变黑了，东倒西歪的，木杆木板无谓地横七竖八——主人那勤于料理、好让东西经久耐用的双手，再也不去碰它们了。许多屋子都不再粉刷，不再收拾，里边东西少了一半。有些已经运到新居去了，因而露出了幽暗空空的屋角；有些还留着用呢，因为还有人得到这里来，也还有人得在这里磨蹭。现在经常留在马焦拉村的只有些老头和老太太，他们看守菜园和家宅，照料家畜，看管孩子，使一切都保持着生气，他们保护着村庄，使它不致过分地荒凉。傍晚一到，他们就聚在一起，轻声叙谈——说来说去一套话：总离不开将要发生的事。他们叙谈着，频频地、沉痛地叹息着，不时提心吊胆地放眼眺望安加拉河彼岸，那边建设起一个大型的新镇。各种各样的传闻就是从那儿源源而来的。

三百多年前决意来岛定居的第一个男人，是个有眼力、有心计的人，他看得很准：他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土地了。这座岛连绵五俄里多，但不是狭长如带，却好象一只熨斗。上

面既可以开荒种地，也可以植树造林，还有生着青蛙的沼泽。在下游方向，在一条水浅弯曲的小河汊对面，与马焦拉岛隔水为邻的是另一座岛，既称波德莫加岛，又叫波德诺加岛。波德莫加<sup>①</sup>——含义是明白的：自己的地上缺什么，就上这儿来拿；但为什么叫波德诺加呢——任何人都解释不了，现在就更解释不清了。不知是谁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这个名字，就传开了。众所周知，话说得越希奇，就越是听来顺耳。在这段历史上还有一个不知从哪儿取来的名字——鲍戈杜尔。大家给一个从异乡跑到这儿来的老头起了这么个绰号，用乌克兰腔来讲就是鲍霍杜尔。这里倒可以猜测一下这绰号的来历。那个冒充波兰人的老头喜欢俄罗斯的骂娘话，大概有教养的外来人中有人听到他骂娘，一气之下便说了声：鲍戈胡尔<sup>②</sup>；村里人要么没弄清楚，要么故意嚼舌，就歪曲成鲍戈杜尔了。到底是不是这样，也说不准。不过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这样的联想。

马焦拉一生饱经沧桑。古时候，大胡子的哥萨克们沿安加拉河乘船经过村边溯流而上，去建造伊尔库茨克城堡；往来经商的人赶到村里住宿；沿河运送囚犯的人看见眼前就有适于居住的河岸，便也划船靠岸，燃起篝火，用现捕来的鱼熬汤；盘踞该岛的高尔察克匪帮和乘船从两岸夹攻的游击队在这里轰轰烈烈地整整鏖战了两天。高尔察克匪帮遗留在马焦拉村的，是他们在村子靠上游一端光秃秃的岬

---

① 在俄语里意为“帮助，援助”。

② 在俄语里意为骂神。



角旁搭起的一处营棚。近几年来每到美好温暖的夏季，鲍戈杜尔就象一只蟑螂似的住在里边。村子也曾屡经洪水泛滥，总是半个岛都淹没在水中；而在波德莫加岛上——因岛面较为平缓——则遍岛翻滚可怕的漩涡。马焦拉村还遭受过火灾、饥荒、抢劫。

村子里有一座小教堂。它照例建在一处清洁的高地上，从两面水边远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有集体农庄的时候，这小教堂用作仓库。不错，因为没有神甫，教堂里早在那以前就不做礼拜了。但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依然留着，老太太们每天早晨都向它顶礼祈祷。后来，十字架也被打掉了。在村子靠上游一端的岸畔有一座磨坊，岸下流过的一条小河汉好象是专门为磨坊开出来似的。磨坊的磨粉方法虽说不佳，却不用求人，磨本村的粮食够用的了。近几年来，飞机每星期有两次降落在老牧场上，人们到城里或区里去，已经习惯于腾空飞行了。

马焦拉村就这样马马虎虎地生活着，在左岸的陡崖上守着自己的地盘，迎来送去流水一般的岁月。村民们是在水上跟别地的居民进行交往的，自古以来是在水边觅食为生的。看来，就象奔腾的河水无尽无头一样，村子也将永生永世存在下去：一些人进了坟墓，一些人生了出来；老房子倒了，新房子盖起来。村子就这样熬过各式各样的时代与磨难，度过了三百多个年头。在靠上游的岬角处大概有半俄里的土地，是这三百多年间冲积而成的。可是有一天忽然听到传说，村子的寿命不长了，存在不多久了。安加拉河

下游正在建造水电站大坝，大河小溪水位都将被提高，因而溢出两岸，要淹没许多土地。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马焦拉岛，纵然一个叠一个摞上五个这样的岛，也仍然会没顶。往后也不会标明，哪里曾经住过人。不得不搬家了。简直难以相信事情将真的会这样，真难以相信，曾经用以恫吓愚昧无知人民的那种天涯绝境，现在对马焦拉村来说，竟真的近在眼前了。听到最初的传闻后过了一年，估价委员们乘汽艇来了，开始确定房屋的损坏情况，定出折价费。马焦拉的命运用不着再怀疑了，它在苟延着最后的岁月。右岸某地已为国营农场建起了新镇，那个农场是由所有附近的、乃至并非附近的集体农庄合并而成的。而那些旧村子呢，则决定都放火烧掉，免得再为倒腾那些破烂费事。

然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夏天了：秋天水位就要提高了。

## 二

三个老太太坐在茶炊旁，有时默不作声，倒茶，用茶碟小口小口地喝茶；有时又象厌倦了似的，慢腾腾地搭讪几句有气无力的话。她们这是坐在达丽娅家，她是老太太中最年长的。老太太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因为确切的年龄在洗礼时留在教堂记事簿上了，记事簿后来不知被运到哪儿去，无影无踪了。讲到年龄，老太太们便这么说：

“我背上背着兄弟瓦西卡的时候，妹子，你才出世，”达丽娅对纳斯塔霞这样说。“我那时候已经记事了，我记得。”

“可是你只比我大三岁呀。”

“怎么，大三岁！我出嫁那会儿，你怎么样——瞧瞧吧！你还光着屁股到处跑呢。我出嫁，你大概记得吧。”

“我记得。”

“这就对了。你怎么能跟我比呢？比起我来你还年轻得很呢。”

第三个老太太西玛，不能参加如此久远的回忆。她是外来户，将近十年以前，一股偶然的风把她刮到了马焦拉村。以前她住在安加拉河畔的波德沃洛奇纳亚村，再早，她是从图拉市附近的什么地方到波德沃洛奇纳亚村去的。她说她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先后两次见过莫斯科。村里照自古以来的习惯，是不太相信无法检验的事的，对此也就抱嘲笑的态度。既然他们中间谁也没见过莫斯科，西玛这个糊里糊涂的老太婆又怎么会见过呢？即使她就住在莫斯科附近，又怎么样？——那大概也不会让所有的人不断去莫斯科的。西玛则默不作声，既不生气，也不坚持；过后又说起那回事，为此混到一个“莫斯科迷”的外号。这对她正合适：西玛是个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人，有点文化，还有一本歌曲集。心情好的时候，就拖长了声音，哼歌本里那些歌唱痛苦命运的忧郁而缓慢的歌。她的命运，看来真不那么甜蜜，遭受过那么多的磨难：战争期间离开了在那里长大成人的故乡，生下了唯一的女儿，还是个哑巴；现在老了，还得拖着一

个小外孙，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抚养大呢。但就是现在，西玛也并未丢掉找个老伴儿的希望，有了老伴儿，她就能得到温暖，也就能伺候老伴儿——洗衣煮饭，端菜递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当初才来到了马焦拉村：听说马克西姆大叔成了孤老头，为了顾全体面，她等到一个适当时机，就离开当时居住的波德沃洛奇纳亚村，上岛来寻找幸福了。但没能如愿以偿：马克西姆大叔执意不肯，不太了解西玛的大婶们又没帮忙——她们任何人也没想要这个大叔，不过本村本庄的，把他放在外人的身边总有点叫人过意不去。多半是西玛的哑巴女儿瓦莉卡把马克西姆大叔吓坏了。那时瓦莉卡已经长得很大了，总是那么特别令人不快地大声哼哼哈哈的，似乎总是在跟人要什么，脾气暴躁。由于西玛求嫁未遂，村里人就讥笑说：“西玛，西玛，求也白搭。”但西玛并不见怪。她没有回波德沃洛奇纳亚，就这样留在马焦拉村了，住在村子下首一间废弃了的小屋子里。她开了菜地，安了织布机，用破布条织那长条地毯，聊以糊口。瓦莉卡呢，在她跟母亲一起度日的时候，就在集体农庄里干活。

现在西玛身旁偎依着四岁多的小外孙柯利卡，他是瓦莉卡难得的小宝贝。这小孩不象母亲，不是哑巴，但说话很少，说得也不清楚；他很腼腆，又胆怯，寸步不离姥姥——不象男孩，倒象女孩。老太太们可怜他，爱抚他，他却更用劲儿地紧贴住西玛，以一种非孩童所能有的、痛苦而温顺的目光，很懂事地望着她们。

“你是什么人，老这么看着我？”达丽娅惊奇地说，“你看见我后面有什么——我的死神吗？没你我也知道。瞧这哑巴，象根钉子似的死盯住人。”

“他不是哑巴，”西玛嗔怪地说，一边把柯利卡搂得紧紧的。

“不是哑巴，却不说话。”

她们又中断了谈话。由于喝了茶，加上从朝西的窗口射进灿烂的夕阳，她们暖融融、懒洋洋的。达丽娅大娘身强力壮，比坐在旁边的西玛高出一头。她那张严肃、塌腮、没有血色的脸朝着桌子，此刻正对着什么和谐地频频点头。尽管上了年纪，达丽娅大娘目前还腿脚利落，手听使唤，操持着力所能及却又并不算轻的家务。现在儿子和媳妇住在新镇，每星期来一次，有时还来得更少，整个庭院里、菜园里的事务都落在她身上了。院子里有母牛、母牛犊、去年冬天才生的小公牛、猪、鸡、狗。他们虽然也嘱咐过她，要是忙不过来或者病了，就请邻居维拉帮忙，但情况还没到那个地步。达丽娅亲自料理着一切。

六月刚刚来临，阳光普照的晴日接连不断，仅仅间隔着短暂的朦胧之夜。岛上因为四面环水，没有酷暑。黄昏一到，微风拂煦，晒热的大地上散出温暖的蒸气，于是四周是那么美好，那么安谧和宁静。绿树青草是那样茂密而清新，令人赏心悦目；这葱郁的绿茵把岛衬托得似乎更加高耸于水面之上了。安加拉河滚滚流荡，拍击着岸石，铿锵作响，是那样的清脆、欢畅。一切都显得那样的稳固、那样的永

恒，因而无论是搬迁，还是水淹，或是离别——都一概难于令人置信。这时节，田野上菜园里一片新苗整整齐齐，天又及时降雨，及时送暖，这样风调雨顺，真是少有的丰年吉兆。夏天正从容不迫、如人所愿地向人间步步深入呢……

“早晨，一起来就会想起……哎，心都要停住不跳了，”纳斯塔霞大婶说，“上帝呀！……叶戈尔总是哭啊，哭。我对他说：‘你别哭了，叶戈尔，别哭了’，可他说：‘我怎么能不哭，纳斯塔霞，我怎么能不哭呢？’我就狠狠心走开，走开。走着，走着，就看见，达丽娅走过来了，维拉走过来了，还有多姆妮达，这就好象心里轻松一点儿了，习惯起来了。我想：也许只是想吓唬吓唬我们，不会真那么干的。”

“那干吗无缘无故地吓唬我们？”达丽娅问。

“希望不再有无动于衷的人。”

全家只剩下纳斯塔霞和叶戈尔两个人了（两个儿子上战场没回来，第三个儿子连人带拖拉机跌进冰窟窿淹死了，女儿在城里死于癌症）。打那以后，纳斯塔霞变得有点古怪起来，尽说自己老伴儿的坏话，而且尽是些诉苦的、疯疯癫癫的话：一会儿说他似乎叫煤气熏得要死，她也差一点儿，一会儿又说他喊了一宿，因为有人堵住他胸口要闷死他，一会儿又说他哭个不停（“都快两天了，还哭呢，哭得成了个泪人儿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叶戈尔大叔是不会轻易掉泪的。起先叶戈尔数落她，吓唬她，试着开导她，但无济于事，他也就不再理她了。她这个人别的方面都是挺正常挺健全的，就是这一样，她就象颗螺丝钉似的，螺纹磨坏

了，松动起来，说转就转——舌头一转，顺嘴就讲些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事。好心人竭力不去理会纳斯塔霞这种无损于人的疯癫，坏心眼儿的人则喜欢问：

“今天叶戈尔怎么样——活着还是死了？”

“哎哟！”纳斯塔霞高兴地想起来了，“叶戈尔呀，叶戈尔呀……今天差点没死了。老头子胡涂了，抓着胡子就揪，血都淌光了，淌了整整一盆。”

“那这会儿怎么样了——止住了吗？”

“全淌光了，也就止住了。他只剩一口气了。哎，老头真可怜。我跑回去看看他怎么样了。”

叶戈尔此时正从街的另一边一瘸一拐走过，他狠狠地却又无可奈何地瞟着纳斯塔霞：这个疯子，又在讲他的故事了，让她舌头上长疮。

他们即将先于别人最早最快地跟马焦拉告别。当开始安排谁往哪儿搬的时候，叶戈尔大叔出于怨恨或是由于无所适从，便登记去城里，就是正在建水电站的那个城市。那里正在建造两幢大楼，专让他们这些来自水淹地区的孤独、不幸的人去住。交换的条件是：他们的房子被烧掉，一戈比的折价费也不拿，为此拨给他们一套城市住宅。后来叶戈尔大叔——自然也迫于纳斯塔霞的催促和埋怨——变卦了，想不去城市，去农场，那儿既给房住，又付折价费。但结果太迟了，不许换了。

“农场分住宅给工作人员，你算什么工作人员，”村苏维埃主席沃龙措夫劝他。

“我一生都献给了农庄。”

“农庄是另一回事。也不会有农庄了。”

区里已经两次催叶戈尔搬家，拨给他和纳斯塔霞的住房已经准备好，等他们去。但老两口一直拖着，就象临终前尽量要多吸一点故乡的空气似的。纳斯塔霞种了菜，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不过是拖拖时间骗骗自己而已。区里最近来人，一本正经地呵斥、吓唬他们说，房子要给别人占了，他们就会落得一场空了。于是叶戈尔大叔下了决心：既然反正得走，那就走吧。他便斩钉截铁地对纳斯塔霞说：

“三一节前你要准备好。”

到三一节总共只剩两个星期了。

“到那儿你就一点也不用劳神了，”达丽娅对纳斯塔霞说，不知是在安慰她，还是在嘲笑她，“我每回在城里女儿家作客，总觉得奇怪：在那儿你一步不动，安加拉河水呀，树林子呀，厕所浴室呀，样样都在身边，一年不上街也行，水龙头就象茶炊一样，一拧——水就来了，一边龙头是冷水，另一边龙头是热水。炉子也不用添柴，也是有开关的——一按，火就来了，煮吧，蒸吧。这有多方便哪！女人都要娇惯坏了。那面包也不用烤，用不着烤，可以买。我不习惯，看着希罕，就对着这些开关龙头直叹气——他们就笑我少见多怪。还有更奇怪的呢，浴室和厕所，象在那些没良心的人家里那样，是在一个小屋子里，靠着厨房。这也真不象话。你坐下去，急得要命，可是又哆嗦着，憋着，生怕让吃饭的人听见了。再说澡盆吧……那算什么澡盆呀，简直可笑，只能给



吃奶的孩子凑合着洗洗。可他们还弄得水咕嘟咕嘟直响，浑身湿淋淋地爬出来呢。纳斯塔霞，这下你也能象个太太一样躺着了，呆在家里，样样都有，手都不用抬。还有什么……电话可打，它会叫你：丁零零，丁零零，你又对着它说：喂，喂，说一会儿，就又去睡觉了。”

“哎呀，你别伤我心了！”纳斯塔霞听了发呆，把筋肉松弛的双手紧贴在胸前，闭起眼睛，说，“我在那儿一个星期就得愁死。死在外乡人里边！一棵老树谁还去挪它？”

“咱们大伙儿都得挪一挪，妹子，不光你一个人。如今大家都是这条路。还是快点儿吧，上帝呀，把我们收回去吧。”

纳斯塔霞不同意，连连摇头说：

“你跟我不一样，达丽娅，不一样。你们大伙儿都能在一个地方，可我孤单单的。你们从马焦拉到了那边，一个个聚在一块儿，高高兴兴的，象在家里一样。我呢？哎，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们大伙儿，有几个人？”达丽娅审慎地回答着，“一个也不会留下。你看看：阿加菲娅被带走了，瓦西莉萨被带走了，有人在勾引莉扎去区里。卡捷琳娜的儿子到如今还不选个落脚点，不停地东奔西跑。酒不喝完了，又哪儿有时间选地方呢。纳塔莉娅说，她也许到勒拿河边上女儿家里去……”

“塔吉雅娜，多姆妮达，玛妮娅，你，通古斯卡……找的是邻近的好地方。我没有这个福分。”

“这就是马焦拉全村的人！上帝呀！”